



From: DF @ email. 絮語
To: SW @ email. 絮語
Subject: 拾荒者
Date: 2006xxxx 10:16:00

Dear SW，

我想起法國攝影師Eugène Atget（1856-1927）。Atget他拍攝巴黎，他拍下巴黎的照片超過一萬張，當然，Atget他用的不是數碼相機，他用的底片還是（易碎的）玻璃的那一種。

巴黎，好多人的夢，這昨天（今天）好多人的夢的城市，一個好多人有相近的有不一樣的夢想的城市。城市，街道，建築，凱旋門（Arc de Triomphe de l' toile），艾非爾鐵塔（La Tour Eiffel），香榭麗舍大道（Avenue des Champs-lysées），宮殿城堡，廣場百貨公司Bon Marché，拱門石板路大街噴泉，展銷會商場畫廊博物館，咖啡廳音樂廳作家詩人音樂家畫家，新橋雕像公園等等等等。好多人都在想像種種可能，巴黎的什麼什麼。Atget的巴黎，可不一樣。Atget的巴黎是老舊的巴黎。那將要消亡，沒入歷史（後）的一個個的景觀（故事）。

SW @ email. 絮語 寫：

Dear DY，

上個周末，我在小花園掃落葉。村內有叫賣聲：收買舊相機舊電視機，收買電風扇冷氣機，收買舊手錶手提電話，洗衣機……。我剪乾枯的枝梗黃掉了的葉。我屋內家居物件，幾乎都是舊的，電視機雪櫃洗衣機，冷氣機風扇，錄音機唱機電腦相機，沙發檯床椅櫃，都是十多年廿年的貨色，最年輕的，是一部用了七年的手提電話。

幾年前，我收拾雜物。雜物中有一臺老舊唱機。收買者在村內叫嚷。我跟收買者打招呼。收買者入屋看見唱機一面從褲袋掏出幾張紙幣，然後給我遞上廿元，一張廿元紙幣，我有一點迷惑，收買者搬起那臺唱機，我在想，我不知道我在想些什麼，收買者搬走我那臺唱機，然後，我想到，我不是嫌棄一張廿元紙幣的回收價，我想到，我並不真的想掉棄那臺老舊唱機。這之後，我買了一部老舊唱機。老舊唱機運作還可以。

我繼續掃落葉，做堆肥。收買叫賣的聲音在近，亦遠。

SW



晨曦前，Atget他出發，所以，他看到城市一般人還在夢而看不到的景緻氛圍，Atget他在晨曦前出發，所以，他的照片沒有太多的人，有的話，都是長時間曝光下的鬼魅身影。他的照片，古遠寧謐。一個城市人的漫走。角度。耐性。感觸。他的照片，沒有關銀幕般的或鳥瞰式的場景，他的照片的水平線，就是一般人視線的水平線上下。但，那許許多多我們一般人視界的片段西東，我們走經過了，匆匆，惘然不顧。無視。我們懶惰，疏離，對周邊／人。

Atget從不自稱為攝影師，他謙稱他的照片為記錄，他拍下這些有關巴黎的記錄，是當時好些畫家詩人作家的參考題材。一個卑微謙遜的生計。如果我們看到這個時代的畫家畫有關巴黎的景點，我們大概可以想像那是Atget的照片材料。” I could say that I possess all of Vieux Paris.” 他說。的確，Atget他擁有巴黎的全部，那舊的全部。美國作家James Salter這樣寫：“ It was the ten thousand famous photographs Atget had made of a Paris now gone, those great, voiceless images bathed in the brown of gold chloride - I was thinking of them and of their author, out before dawn every morning, slowly stealing a city from those who inhabited it…” 的確，當城市和城市的人仍在睡覺中，夢裏，Atget他像是一個夜行出沒的“小偷”，晨曦前，他把當下的城市的過去的碎片的，（竊取）收集，捕捉。一個拾荒者。

DF



From: SW @ email. 絮語
To: DF @ email. 絮語
Subject: 拾荒者
Date: 2006xxxx 23:37:07

Dear DF，

幾年前，W有一段很不愉快的經歷。好些時候，我和W泡咖啡廳，喝咖啡、煲煙，臭頭臭面，我燒了這一輩子的煙。有一夜，我和W在銅鑼灣一間咖啡廳喝咖啡，咖啡廳要關門，我們轉到另一間咖啡廳，咖啡廳要關門，我們轉到另一間咖啡廳，咖啡廳要關門，夜了，什麼咖啡廳都關門了，我們無處可去，就在附近的大街細巷小街窄巷轉來轉去轉來，那麼一個夜。我們沿著行人路行走，我們過馬路，我們依著行人路的轉角拐彎，那麼一個銅鑼灣，那麼擠擁壓迫那麼的匆匆那麼一個叫人迴避有距離那麼的叫入迷失，那麼一個熟識的鬧市，璀璨，當夜，彷彿另一個不知名的陌生小鎮，肅靜，開闊。我看到平常看不到的。清潔工人在街上噴水。拾荒者在街頭巷尾收拾紙皮廢棄物。夜半，摸黑中，曙光未露，他／她們各自擁著一個你／我／他／她熟識而有距離的城市的中心。我好?，我跟W說，我想回家睡去。我們在的士站各自上了的士，分手，一個往東，一個往南。好夜。的士長龍繼續。幾個小時後，銅鑼灣，變身。

我城。璀璨。的確，我城，有關一切浮光掠影。我們熟悉而陌生。

德國學者班雅明（Walter Benjamin）稱Atget這些照片為” crime scenes”。的確，有關（巴黎）城市，Atget他捕捉他收集。如果Atget他竊取，那是因為有關城市有關城市的物，我們掉棄我們遺漏我們忘記。因為當我們還悄然在夢的時候，有的（拾荒者）在晨曦以前就在街上工作，拾取我們掉下的。有關今天的以前，有關昨天。有關剛過去的那一刻。那一霎眼間，陳跡。有關陳跡，我們又好像那麼視若無睹聽若罔聞。因為一切在推陳出新。

SW



DF @ email. 絮語 寫：

Dear SW，



這一張照片照的是Atget。上個世紀二十年代，當時對攝影一無認識的美國攝影師Berenice Abbott（1898-1991）到巴黎學藝，當上法國攝影師Man Ray的助手，她接觸到Atget的照片，深深感動，她請當時已年邁的Atget當她的攝影模特兒，拍下了這一張照片。時為

1927年。同年，Atget去世。其後，Abbott籌錢買下Atget大量的照片，致力推廣。她追隨Atget拍那有關巴黎的氛圍氣度，放到她的紐約去。

人說Atget的照相機工具重達45磅，Atget他抬著一個重擔，他給自己開了一個記捨的課題，不輕的。看Atget的照片，就像跟著他在巴黎打圈，或者在觀照這看似熟識的（我）城中的陌生。他要我們關顧我們周邊或會忽視的西東，看。他給我們照下清澈的一片曙光，晨曦以前的，一點一點。我們嘗試追隨他的步履，想像他的感知，我們也許可以變成一個城市的漫遊者，一個拾荒者，如果我們有他那在晨曦中對（沒落）城市的那份感觸，那份歷史感。

DF

作品由左至右自上而下
Eugène Atget, *Ragpicker*, 1899-1900
Eugène Atget, *Fontaine du passage 6 rue des Guillemites*, 1911
Eugène Atget, *Shop - Avene des Gobelins*, 1925
Eugène Atget, *Marchand Abat-jours*, 1899-1900
Eugène Atget, *Rue Mouffetard*, 1925
Eugène Atget, *Prostitute, Paris*, 1920s
Eugène Atget, *Rue de Vannes (le)*, 1907
Berenice Abbott, *Eugène Atget*, 1927
Eugène Atget, *Un coin du quai de la Tournelle*, 1911